

今年春季共有373人获得从南坡登顶的许可,创下历史新高

# 高冷珠峰已成“人山人海”游园会

■本报记者 王卓一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直是登山者渴望征服的目标。近年来,商业珠峰探险活动蓬勃发展,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春季登山季里,共有373名登山者获得了从南坡登顶珠峰的许可,系人类1953年首次登顶珠峰以来最多的一次。加上为登山者配备的向导,今年登山总人数达到了800人。其中既有攀登高海拔山峰经验并不丰富却受鼓动而来的“菜鸟”,也有耄耋老人。

原本人迹罕至的珠峰,如今竟变得“人山人海”。有专家警告,珠峰容纳的登山者数量已超载,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登山者随地丢弃的垃圾长期无法得到回收处理,使得珠峰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垃圾场”。

## 2015年地震造成登山人数叠加效应

每年4月至5月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节。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今年的春季登山季,尼泊尔政府向373名登山者颁发从南坡登顶珠峰的许可,创了历史新高。加上当地的夏尔巴人向导,这个登山季的登山总人数达到800人。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德加·杜塔·达卡尔向德新社透露,今年共有42支探险队获得了尼泊尔文化旅游民航部的攀登珠峰许可。去年,则有来自34支探险队的289名登山者获得准许。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了里氏8.1级强烈地震,许多登山者被迫放弃攀登珠峰的计划,由此造成的叠加效应是2016年和2017年登山人数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而今年更是迎来了登山人数的集中喷发。

目前攀登珠峰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北坡路线在中国境内,南坡路线则位于尼泊尔境内。比起环境凶险的北坡路线,南坡路线的挑战难度相对更低,多数登山爱好者都会选择在尼泊尔境内向珠峰峰顶发起冲击。

2011年,一名德国登山者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数百名登山者同时向珠峰峰顶进发,形成了一条“人蛇”。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珠峰登山人数过多引发的安全问题和环境压力,也在此后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昂·策林·夏尔巴解释道:“每个登山季平均只有三到四天拥有适宜的气象条件,允许登山客们攀登珠峰峰顶。”今年的800名登山者挤在几天内向峰顶发起冲锋的话,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拥堵会对登山者生命造成很大威胁,登山者停着不走或缓慢移动,不仅浪费宝贵的氧气资源,还会造成冻伤。2012年5月19日,海拔8790米、从南坡登顶珠峰的标志性地貌“希拉里台阶”发生严重拥堵,造成众多登山客滞留两个多小时。当天有234人成功登顶,却有4人不幸遇难。迄今为止,已有至少260人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罹难。据美国登山家艾伦·阿内特介绍,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6.9名登山者长眠在世界之巅。5月2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今年死于珠峰攀登的登山者已达到10人,但尼泊尔政府随后声明,他们只能确认五例死亡案例。

## “菜鸟”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儿戏

在今年获得尼泊尔政府登顶许可的登山者中有部分是新手。有媒体把攀登珠峰渲染成一项时尚活动,这些新手因此趋之若鹜,简直拿攀登珠峰当买票游园一般。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

今年4月,英国登山家蒂姆·莫斯戴尔在珠峰南坡大本营附近见到了一些登山“菜鸟”,在莫斯戴尔的“脸谱”珠峰探险主页上,他表示自己目睹一些“不遵守基本的安全原则”。他写道:“有些人的登山背带都要他们的夏尔巴人向导系上,有些人第一次使用高海拔登山必备的冰爪。”为了举例说明他看到的问题,莫斯戴尔还贴出了一张图,这张照片是一名登山者在攀登珠峰以南3公里处、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的半路上拍摄的。图中的登山者连头盔都没戴,随身物品从背包中溢出,冰爪也穿错了脚。莫斯戴尔警告,拿攀登珠峰当儿戏的人不仅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还会将整个登山团队置于危险境地。统计数据显示,登顶珠峰的死亡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5.6%,降到了现在的1.5%,美国登山家乔恩·克拉考尔因而在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写道,这些数据会令登山菜鸟们对攀登珠峰这项极限运动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2015年,为保障登山者安全,尼泊尔政府曾提议要求攀登珠峰者此前须有攀登海拔6500米以上高山的经历,并禁止18岁以下和75岁以上人士参与攀登珠峰。时任尼泊尔文化旅游民航部长克里帕苏尔当时表示:“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上珠峰,如果他们身体上或精神上不适合的话,这无异于合法自杀。”但这样的提议须经由内阁投票通过,还涉及到修改尼泊尔现行法律

时至今日,这样的提议在政局不稳的尼泊尔依旧只是提议而已。

今年5月6日,即将年满86岁的尼泊尔老人谢尔占在珠峰南坡大本营去世。2008年5月25日,时年77岁的谢尔占从珠峰南坡登顶成功,成为登顶珠峰最年长者,这一纪录于2013年被80岁的日本人三浦雄一郎打破。谢尔占本想今年再度挑战登顶珠峰最年长者纪录,未料出师未捷身先死。如果尼泊尔政府有关攀登珠峰的年龄限制能够得到及时执行的话,谢尔占老人的死原本是否可以避免?尼泊尔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4年,旅游业创造的产值占该国GDP的8.9%,而登山又是尼泊尔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颁发珠峰登山许可可获得

的财政收入对这个穷国而言弥足珍贵。每个珠峰登山许可都需要至少1万美元,这还不包括食品、旅游保险、登山装备、空运、雇佣人员劳务费等费用。因而也有人怀疑,在利益诱惑面前,尼泊尔政府是否真正有动机去限制攀登珠峰的人数。

##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垃圾场”

攀登珠峰人数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垃圾的增多。自从1953年人类首次登上珠峰以来的60多年内,登山者们在世界之巅留下了无数垃圾,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垃圾场”。

珠峰上的垃圾包罗万象,包括绳索、梯子、帐篷、玻璃罐、易拉罐、饮料瓶、塑料布等……连攸关登山者性命的氧气

瓶,用完后的唯一选择也是丢弃。珠峰上另一种“特殊垃圾”是遇难者遗体。珠峰的全年平均气温在-25℃左右,遇难者遗体因此得以完好保存。由于将遗体运回山下不仅危险,而且耗资巨大,大部分遗体都会留在出事地点。

珠峰上堆积了几十年的垃圾严重污染了世界之巅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珠峰临近地区还有不少依赖冰川融化形成的河水作为生活用水,珠峰这个“高高在上”的垃圾场,对于临近地区民众的身体健康同样是个隐患。

为解决珠峰地区严重的环境问题,从2008年开始,由尼泊尔登山协会组织的“生态珠峰清洁探险队”每年都会上山清理垃圾,截至2015年已取回15吨垃圾,

但剩余垃圾还有多少则依旧未知。这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环卫工”面临的危险也是举世罕见的,雪崩、滑坠、暴雪、缺氧,都有可能使他们丧命。

2014年4月,尼泊尔政府出台了新规定,要求攀登珠峰的登山者每人背回8公斤垃圾,以改善珠峰的生态环境。尼泊尔政府当年开始向攀登珠峰的登山队收取4000美元保证金,如果队内有成员下山时未带回8公斤垃圾,保证金将被没收。

在珠峰登山活动过度商业化的背景下,近年来登山人数持续高位运行,珠峰所承受的环境压力今后或将有增无减。世界之巅的环境整治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还需拭目以待。



一支探险队正向珠峰峰顶进行最后的冲刺。如今随着商业的介入,攀登珠峰的难度越来越小。

东方IC

# “缺德事”困扰登山活动

■本报记者 王卓一

随着商业化登山服务的日渐繁荣,近年来攀登珠峰的人数也呈显著上升趋势。在纯净的世界之巅,也逐渐出现了人性争议问题。比如近年以来,不少登山者们的氧气瓶在高海拔地区被盗,很可能危及生命。又比如,今年5月两名男子在珠峰海拔8600米处倒下,逾150人路过却无人救助。这些“缺德事”一时间成为热议的话题。

## 好在今年还没人因氧气瓶被盗而遇难

在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上,能够无氧登上珠峰的高手少之又少,通常氧气瓶是攀登珠峰的必备物资。一般而言,登山者到了海拔7162米的南坡3号营地以上,就必须使用氧气瓶。在天气状况允许的前提下,登山者必须不断上下攀爬,以在最终登顶前适应环境。其间,氧气消耗量可想而知。但氧气瓶被偷事件恰恰发生在这段路上。

刚从珠峰回来的夏尔巴人向导尼玛丹增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我不断从探险队那里听说,他们的备

用氧气瓶不见了,而那可能会危及生命——特别是当他们用完了随身氧气,却还没登上峰顶的时候。”被偷的备用氧气瓶,原本是探险队准备在返程的时候用的。氧气瓶被偷的登山者只好放弃登顶计划,返回海拔5364米、补给充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

有夏尔巴人登山健将怀疑是准备不够充足的登山队发现物资不足了,不得已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关头取用了别人的氧气瓶。另外,尼玛丹增还表示,从高海拔地区偷取氧气瓶、再拿到南坡大本营售卖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其实,氧气瓶被偷的糟心事早在2012年就有发生了。据尼玛丹增回忆,当年在返程的时候,由于他客户的随身氧气已经用完,备用氧气瓶又被偷,尼玛丹增无奈只能把自己的氧气瓶借给客户使用,而这在空气极度稀薄的珠峰上无疑要承担极大风险,幸好他们最终返回了营地。

对于此类严重威胁登山者生命安全的缺德事,尼泊尔政府也心知肚明,所能做的却相当有限,毕竟派警察上世界之巅执法不太可行。虽然今年没有一例登山者死亡案与氧气瓶被偷有关,但至今也没有偷氧气瓶的贼被抓。尼泊尔政府

只能提议加强立法,要求每名登山者必须带有一名夏尔巴人向导,必须配备氧气瓶、食品和药品等必备物资。不过,尼泊尔文化旅游民航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项提议还有待内阁批准。

## 路遇遇险者真的应该救吗?

今年5月21日,刚从珠峰峰顶下来的夏尔巴人桑吉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客户阿卜杜尔倒在海拔8600米处的雪地上无法动弹,其间有超过150人经过两名遇险者身边,却无人救援。正当他们静待死亡之际,几家登山公司开展联合救援,两人才得以获救,并被送入加德满都的诺维克国际医院接受治疗。桑吉的生命保住了,可他的十个手指却冻得乌黑,摸上去像冰一样冷,最终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

参与救援的德国登山者莫里茨·韦恩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人性的冷漠感到失望。韦恩对于攀登珠峰者有着严苛的道德要求,然而,一般社会环境中的道德标准,在世界最高海拔处的登山活动中其实并不适用。

在珠峰登山活动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影响登山节奏,甚至进而危及登山者的生命。在缺氧、大风、严寒、

山路陡峭且有积雪的环境下贸然救援,不仅无法令遇险者脱困,还有可能让施救者本身陷于危险的境地。

此外,即使路过的登山者有心施救,也很可能不具备救活遇险者的可行性:把氧气瓶留给遇险者便意味着自己无氧可吸;在高海拔环境下,登山者自己尚且举步艰难,更别提背遇险者下山了,况且背负另一个人意味着滑坠危险大大增加;即便能把遇险者送回营地,由于遇险者本来已陷入垂死状态,救治成功的希望也微乎其微。

据尼泊尔《喜马拉雅时报》报道,在桑吉和阿卜杜尔接近登顶的时候,天气突然变坏,桑吉的氧气面罩和护目镜也完全冻住了。出于安全考虑,桑吉要求阿卜杜尔迅速返回,但阿卜杜尔觉得登顶已经近在眼前,执意要继续前行。桑吉当时其实也可以抛下阿卜杜尔,让他的客户单独登顶,但桑吉认为他客户的生命与他同样宝贵,所以并未独自返回营地。最终,阿卜杜尔的决定让两人一同付出了惨痛代价。

如此看来,在这次登山活动中“缺德”的人,并不是路过的登山者,而恰恰就在遇险者内部。

山脊勾勒出棱角分明的峰体,那就是世界之巅——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珠峰巍峨壮观的山体,在凛冽群峰之间,尽显王者之气。珠穆朗玛峰在藏语中意思是“第三神女”,而英文名“Everest”则以一位测出珠峰高度的印度测绘局长之命名名。此刻,飞行员降低了飞行速度,机舱内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此起彼伏,所有乘客的脸紧贴舷窗上,屏住呼吸,凝视着珠峰,兴奋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毕竟这是人生中一次难得的体验。在继续飞行至路线上最后一座海拔8463米的马卡鲁峰后,飞机随即左转,从东往西按原路飞回,这样机舱走道两边座位上的游客都有机会近距离观看美景,可谓公平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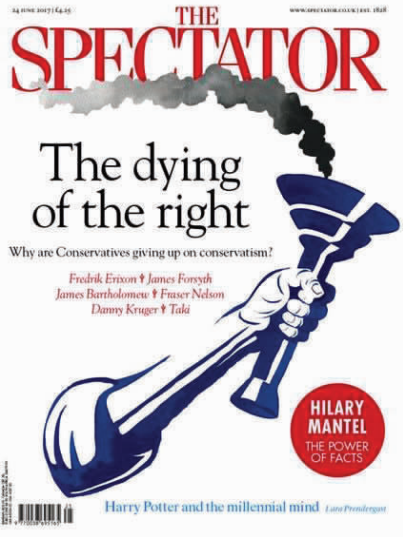
60分钟的飞行不知不觉结束了,当我们依依不舍地走下飞机时,空乘小姐发给每位乘客一张机长签名的飞行证书,证书上的文字准确地诠释我当时的心境:“I did not climb Mt Everest, but touched it with my heart (我未曾攀登珠峰,但心已触摸到了它)。”



《经济人》 6月24日

## 莫迪的改革幻象

印度总理莫迪的支持者认为,他是最最终能释放印度潜力的政治家。的确,在他的管理下,印度经济增长从2013年的6.4%上升到2015年的7.9%,他也推动了一些停滞多年的改革,如全面修改破产法及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新消费税。然而如果仔细分析莫迪的政绩,不难发现他的许多成就只是“看起来很美”。新消费税虽然广受欢迎,但仍十分复杂,效率大大降低。新的破产法虽然方向正确,但要真正令金融体制焕发活力,仍需推动更多改革。莫迪并不是一位有力的改革者,他也无法提供改革新思维,税收改革和破产法都是前人的想法。



《旁观者》 6月24日

## 右翼之死

在英国大选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让保守党面临着令人尴尬的问题:不是谁该领导我们,而是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了什么。当2015年卡梅伦在议会获得多数,他决定抄袭诸多工党的政策(如实施欧洲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等),而不是采用保守党自身的政策。从那以后,保守党的定位越发模糊。当特雷莎·梅在大选中“偷取”更多工党政策时,投票者们会思考,为什么不投给工党呢?虽然特雷莎·梅最终赢得大选,但如今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科尔宾会趁势而上,他清楚地知道英国人需要什么。如果梅拿不出与之相抗衡的政策,她将完全失权。



《纽约客》 7月3日

## 明亮的星

7月4日美国将迎来独立日。“这将是多元化的庆祝,”本期封面创作者卡迪尔·尼尔森表示,“在这一天,朋友与家人聚集在一起,孩子们互相玩乐,大人们也将一起度过假期。”

## 一周数字

### 3.29亿英镑

英国王室不动产管理局盈利在26日创下3.29亿英镑(约合28.6亿元人民币)新高。这意味着,英国王室明年4月能得到8220万英镑拨款,高于今年的7600万英镑。由于王室不动产表现优异,英国王室迎来“大丰收”,明年所得拨款将增长8%。

### 23.6%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巴西收到的难民居留申请较前一年增加23.6%。居留在巴西的难民来自82个不同的国家,其中叙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为人数最多的3个国家。在去年收到的难民居留申请中,来自委内瑞拉的最多,其次为古巴和安哥拉。